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大字版

◎
林斤澜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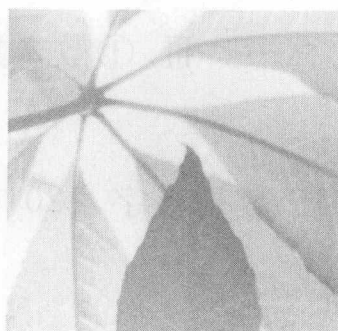


怀念中的宁静

“短篇圣手”之散文杰作，写北京、故乡的风、雨、树、人、事、情，还有起伏跌宕的人生……一切归于真、淡、醇，需得细细品味。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◎ 林斤澜 著



怀念中的宁静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怀念中的宁静 (大字版) / 林斤澜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—7—5002—4821—7

I. ①怀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1370 号

怀念中的宁静

著 者: 林斤澜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50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37 千字

印 张: 19.50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5002—4821—7/I·1040

定 价: 29.00 元

编辑热线: (010) 83190019 83190259

销售服务热线: (010) 83190289 83190292 8319029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录

烟榻说书	/ 1
月明星稀	/ 4
喜 事	/ 7
评论权威	/ 12
对 照	/ 15
卢沟桥之夜	/ 18
“红八月”的“八二三”	/ 24
逗 人	
——“红八月”之六	/ 44
我的戒烟	/ 50
难得自知	/ 57

二十多年前的座谈会	/ 66
榕	/ 71
臭虫奇迹	/ 80
微笑的失落	/ 86
我们叫他端木	/ 93
念至诚	/ 103
注一个“淡”字	
——读汪曾祺《七十书怀》	/ 110
杨沫心态	/ 133
滑竿教授	/ 142
普通话	/ 145
野人脚	/ 152
骆驼	/ 158
温州小吃	/ 166
北京的树	/ 176
春声和春深	/ 181
惊梦	/ 188
松柏树林	/ 192
山深海阔	/ 196
鱼伤	/ 202

后西湖醋鱼记	/ 206
世 界	/ 212
霜 肠	/ 221
闻鸡起兮	/ 225
随 笔 四 篇	
——衣食住行	/ 229
春 风	/ 250
焯 春	/ 253
雨 天	/ 256
净 化	/ 263
怀念中的宁静	/ 267
花生米、豆腐干、火腿、稀粥	/ 272
岁 灯	/ 279
头 彩	/ 283
瓜子和灯花	/ 286
编辑的梦	/ 291
小车不倒只管推	
——代后记	/ 299

烟榻说书

当年吸鸦片烟还是半公开的事，禁令时紧时松。外祖父有烟瘾，据说是因病吸上的。禁令一紧就戒，一戒就病，便秘疲软，身体本来虚弱，竟至卧床不起，只好开戒，为此长叹息。

外祖父躺在烟榻上的时候，悠然自得。对着烟灯，一手托枪，一手执盘，上泡、团弄、扎眼，这时喜欢说话，虽然照常声轻音弱，但兴致是听得出来的。一口吸下，双目眯觑，摸着小泥壶啜一口浓茶，颓然落枕，到了安乐乡了！

烟榻就是暗间的外祖父卧床，后窗整日拉上窗帘，当和此事有关。日久，我觉得幽暗里混合着烟香。有人或以为是烟的臭味，否，我以为是恰好的香味。

晚上，我送日记去的时候，若站着多看看，外祖父也会朝榻上一指，我就在他老人家对面，也侧身半躺。

在烟榻上是不看日记的，那要白天坐着，手执红笔方可。烟也绝对不许我吸一口，据说包治痢疾，那也不能吸。

烟榻上总要问问学校里的事情，对我的功课又不多问，不知道是放心还是别有缘故。现在我疑心老人家不大重视。学校里的活动好比自治会，那是有兴趣听又不评论。倒是由这里会引到书上，此时老人家爱“说书”，说的不是《古文观止》了，说《三国》，说《水浒》，也说得到《红楼》。但留在我印象里最多的是《水浒》，可能因为当时我不但读《水浒》，也在说《水浒》。

节假日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，两个弟弟要我讲故事，三人钻在一张床上，放下帐子，我在里面大讲“智取生辰纲”、“黑旋风大闹江州”。能把两个弟弟听呆了。

外祖父烟榻上讲的《水浒》，和我讲的大不一样，叫我非常意外，这才是留下印象的缘故吧。老人家竟说“景阳冈打虎”，书上没有说过武松一

句好话。一路喝酒，明知喝醉了还要喝。看见有虎的告示，生心要回去的，又碍着面子朝前走。看见老虎吓得出一身冷汗，把哨棒都打到树杈上，折做两半截……我听得哑口无言，看着老人家手里的签子指指点点的，想着书上，也都有根有据。

我给弟弟们说打虎，不能够照着老人家的说，不能理会，感情上也接受不了。

到五十年代学习写作，也有想起老人家这些议论的时候，也不合时宜。后来在评点家的夹缝中偶尔读到这一类意思，是不是外祖父也受了他们的启发了。再后来和前辈作家闲谈，听到这方面的进一步发挥，那又不是外祖父说得出来也想得到的事了。

月明星稀

《鲁迅自选集》、《茅盾自选集》出版的时候，李先生黄先生都叫买，叫多买几本，在高年级几个班上传阅。

当年为上学近便，我住在外祖父家里，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，有回我把《茅盾自选集》带回家去，外祖父在烟榻上看了。还给我的时候问道先生叫看的吗？我说是。又问喜欢看吗？我也说是，外祖父默然。我相信老人家心里是有褒贬的，可是一字不表。那时候好比密云不雨，空气沉闷，但已有电闪可见，有雷声隐约，烟榻上的老先生也不拒绝新鲜空气了。李黄两位先生教的是两个级，可是好的作文，两个级的课堂上都讲，他们有“教研组”吗？或是先生之间个人交

往交换？无论怎么说，他们教课摸索着新方法，还认真。

一个“月明星稀”，至今不忘。当时写月夜，差不多已经会写“一轮皎洁的明月，挂在深蓝的夜空”。有回有个同班同学写了“月明星稀”这四个字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来自曹阿瞞。可是当年的课本上还没有出现过，两个级的教室里都讲了这四个字，意思大约是鼓励读课外书，吸收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齏臼”也。总有几天，别班上同学见面也叫他“月明星稀”。当我们拉开长调，把这四个字琅琅而出的时候，觉得愉快，觉得有味。

“月——明——星——稀——”现在我耳朵里还有童声合叫的余音袅袅。这四个字里有个什么呢？怎么我们陶醉了？

许多重大得多的事情都模糊了，却清晰记得“月明星稀”，我疑心在我这里还有一种隐秘的东西，写这四个字的同学，是和我在作文上并肩竞走的好友。

黄先生腰板挺直，中式白褂子的领子挺立，老像刚浆洗出来的。他会上火，上火时不高声，只见双眼圆睁，脖子直梗梗的了。

李先生戴眼镜，沉静，说话时仿佛老是刚放下书本。不论穿什么衣服，都旧色软塌塌。

黄先生不知所终，李先生执教小学终生。据说他们是两条道路上的人，我想象那是后来分道扬镳的吧。过去多少年月了啊。

三四十一年后回乡看看，原来礼堂原是旧式大宅的厅堂改建的，当做礼堂，很小。图书馆的那排平房，打通改做教堂，学生比先前多多了，很乱。原先的先生们都已不在，多数且已不在人间。我团团转了一圈。无处可放我的敬意，我的惆怅，我的童年的思念。

喜 事

一九三七年的江南还是草长，还是杂花生树，还是春深如海。夏天还是炎热，“热头气”扑面。傍晚海上来风，若带来官名雷阵雨的“酿禾”，那就大地和众生都冲了个澡……

这些是历来的实情，不过在一九三七年是想当然。在那一年的记忆里，可没有这些东西，难道连天时冷热，都会在感觉里遁走？

那年我十四岁，上着初中三年级，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。我生性安静，喜欢读书，功课平均发展。那年却坐不住了，听着北平传来的“一二·九”，看着上海的《大众》、《生活》，这些刊物的寿命总不过三五个月，也总有新刊物出现，我们一眼就会看出来是哪一路货色。接着，跟着高

中同学罢课罢考，随着同年级的大同学参加小会大会直到上街游行。不久前还对着书本默坐不计时刻，这时叫它作“读死书、死读书、读书死”。

唐有名句“春眠不觉晓”。这年春天，这里的中学生有了“夜生活”，有一些半大孩子编刊物编小册子写宣传文章，彻夜不眠。或读一本懵书：有一种书能叫你懵过去，不读完不知道放手。不过这个懵，要书、人、时间和地点凑齐，四缺一就懵不成。或者读着了一种书叫“顶心拳”，顶心一拳，把你打倒。怎么就倒？因为顶着了心事。这本书再难读、读不懂，啃也要啃到天亮。或者只为聊天，三五知己，或不知己可是朋友，喝酹茶，吸香烟，高谈阔论也可能是愚不可及，半夜听见敲梆声响，端几碗馄饨或者面条进来，或再凑几个钱烫一壶酒，这就非到鸡叫不可了。正和唐人相反：“春晓不觉眠。”

到了夏天三伏，本地讲究伏守，有道“打狗不出门”，连狗也吐着舌头，伏在门里，那年夏天，同学们张家李家串来串去，传一句话，递一本书，或者只为串而串。

我们唱会许多歌，唱着“中华民族，到了最

危险的时候”。“最后关头，齐步向前”。“不做亡国奴”。“担负起国家兴亡”。

若问我们，为了什么？回答是：抗日！向往什么？抗日！兴奋点呢？还是抗日！

一天午后，院子如蒸笼，墙壁包围，土地反射……一个同学咧着大嘴走了进来，他以嘴大可以含拳闻名，不过这时不出声，又像是大笑，一路走一路的无声笑脸，这热天，这笑，这可怪异，这叫人头脑一闪，一声哦——

原来是北平的卢沟桥开了炮了，抗日战争打响了！

我们一起走到街上，张家李家走进走出，把这个消息当做头号喜事，不断传来传去。

高中学生叫在大戏院里开大会，初中大同学领着坐满楼上楼下，战时青年服务团成立了，歌咏队上街了，漫画和标语刷上墙头了，剧团演出多幕话剧了……一切在有组织的闹哄哄中，忽然成为现实。每个现实都是有领导有策划的喜事，整个的气氛是喜洋洋。

不记得燥热，不记得汗流、汗湿、汗淋淋，没有闷，没有渴，没有烦恼的印象。那一年留下

来的印象只有一个：热情。

多少年来，在电影和电视上，总没有看见做喜事那样，迎接一场巨大的持久的死人千万的战争。

那年冬天，初中三年级是毕业班，学校里也在形式上办了毕业考试。

毕业以后干什么呢？继续上高中考大学的，这在当年是极少数。大多数守在民穷财尽的小地方，就业的机会很少，选择的余地差不多没有。想起前途，两句话：碰运气，靠造化。其实整个是茫然。

现在好了：抗日。一了百了，抗日。

战时青年服务团里的积极分子，学生里的精英。几十个人一起，唱着歌，坐小火轮，出发郊游一样，到共产党那里抗日去了。有一个同学胖胖的，少年发福，待人也老气横秋。他有个理想是当县太爷。班上随便讲几句话，也仿佛施政演讲。又土音严重，叫人好笑。又论做派的板眼，已经是乡镇长的样子了。他又有另外一面，最会爬树，操场上的大树，衣冠齐整一蹿就上去了，直上树梢，拱着肚子站在树叶丛里，晃晃悠悠，笑容从容。他也抗日，投奔了国民党。

有一个同学头大下巴尖，肩圆身厚而短腿。诚实不多说话，不多说话里藏着山里人的固执。他静观周围，断定只有抗日一条路。但两个党他都不投不靠，回山里去，办小学，这很现实。但计划里又有充分浪漫的一条：自己多讨老婆，多生孩子，战争是要死人的。

战争当然要死人，但计算到死人的只有这一位。

国家的命运，民族的祸福，个人，实际是一些基本权利：生存、劳动、选择、婚姻……全都交给了战争。在崇高的大树下，在伟大的阶梯上交给了战争。

能不做喜事吗？

这是第一年，到了第二年就显出不同的颜色来了。这个战争打了八年，我乡坐落在海沿山坳，是历代兵家不争或无争之地。死于外敌的，从来比不过内讧，大小圈子里的“窝里斗”。不过这都是后话，在一九三七年的学生脸上，没有阴影，只有那位嘴大容拳的同学，天性朴实，天然反应出来一个怪异的笑脸。

总体上，一九三七年，只怕是百年不遇的热情高涨。